

CIXI ZUOJIA

慈溪 作家

主编：方柏令

小说卷

 宁波出版社
NINGBO PUBLISHING HOUSE

慈溪作家

(小说卷)

方柏令◎主编

 宁波出版社
NINGB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慈溪作家. 小说卷 / 方柏令主编. — 宁波 : 宁波出版社, 2016.12

ISBN 978-7-5526-2800-5

I. ①慈… II. ①方… III. ①中国文学 - 当代文学 - 作品综合集 - 慈溪②小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③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18.5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314977 号

慈溪作家·小说卷

- 主 编 董文全
责任编辑 卓挺亚 梁健健
责任校对 方 妍 苗梁婕
封面设计 吉祥文化
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(宁波市甬江大道1号宁波书城8号楼6楼 315040)
网 址 <http://www.nbcbs.com>
印 刷 宁波大港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印张字数 印张 千字
版次印次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26-2800-5
定 价 元
-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《慈溪作家》编委会

主 任 方柏令

编 委 俞 强 戚子平 胡 遐 俞 妍 张巧慧
高建军 陆建立 吴珍艳 励双杰 陈德根
朱 菁

主 编 方柏令

地方性写作的意义及其超越

——《慈溪作家》总序

/ 方向明

一根无名的小路，是祖父在杂草丛生中硬生生辟出来的羊肠小道，父亲的童年是踩着这根泥路度过的。等到我开步的时候，父亲撑木船从长岐山运来石板，我童年的游戏都是在石板路上上演的。而今，小路早已淹没在一条通向遥远的宽阔柏油马路的腹下，再也不见了踪影。然而在写作者孙文辉的心里，承载了几辈人生命历程的这根小路是弥足珍贵的。小路和草舍一起成为祖父“海地”立脚的第一件杰作，也是当年父亲打弹珠、我踢房子的所在。这里有一家几辈人的生命记忆。

有人将这类带着强烈个人体验、地方印记的写作称为“地方性书写”。

我曾与一位热衷于拍人文纪实片的艺术博士有过一场畅快的交谈。那是一场相见恨晚的谈话。我谈的多是我周围写作者的文字成果：逐花而居、养蜂为生的歌者老沈用诗句重构了一段人生，小女人巧慧以诗为刀剖析自身和普遍的人性，“光头”金波则以带着东北

味的语言和故事传达一种深思熟虑过的想法,看似沉默的布依族人德根、开口渭河腔的张寒则“坐南望北”,乡愁悠长而绵密……听到这里,博士说出了“地方性书写”的概念,甚至有了以此为主题来慈拍一个纪实片的冲动。

文学的地方性与世界性,是个问题,也是一直困扰我的老问题。

身处海边一隅,我们的写作有没有意义? 我们的写作如何有出息?

哲人告诉我:世界是一个空洞的概念,只有填充进地域性文化的细节,才会具备肉身和人格,才会有灵魂,变得真实可靠,触手可及。

是的,文学是具体的,特殊的,充满个性细节内容的。世界上的所有地区都由不同的地域文化构成,拥有各自不同的生活细节,这些地方性的内容被作家成功地写成作品,文学就显出了非凡的力量。世界的价值之一就是差异性,文学更是如此,没有差异的文学,就失去了意义。差异性表现最充分的就是地方性文学。一部文学史就是差异性——同一性——差异性的历史。

说到这里,我的信心来了,我顿然发现了“我们”写作的意义。是啊,文学史上哪一部伟大作品都不是凭空冒出来的,都是土地上长出来的。立足于我们自己的土地,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。我们应当知道,这片土地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写作资源,为我们提供了区别于他者的特殊细节。立足于自己的土地,写出自己独特的人生体验,保证其陌生化和独树一帜,从地域文化出发,获得重要的思想启示,发现人生真理,这才是我们要走的路。

博士还说:地域文化的研究和地方性内容的书写,也是 21 世纪文学最重要的方法论。陌生化是文学艺术最重要的特质,它的大部

分来源就是地域文化。当前,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地的文化差异性越来越小,对于人来说,也许会有很多方便,对于文学,却是一件坏事。现代化就是标准化。文学描写越来越雷同,越来越乏味。面对全球化趋势,要提出地域文化与文学写作的追问,比如方言写作和普通话写作,少数民族写作和汉族写作,边疆写作与首都写作,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,亚非拉中东拉美写作与欧洲北美写作等等。

反观国内的文学版图,我称之为“边地”的写作令人兴奋。无论新疆的刘亮程、云南的雷平阳,还是关于西藏的文学书写,以及吉狄马加的彝族史诗、阿来的藏地小说、迟子建的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,都令人眼前一亮,或许这便是一种“陌生化”效应吧。

再也不要为身处地图上找不见的小地方而自惭形秽了,不要为远离文化中心而妄自菲薄,地方性才是我们的本钱。我们身处的三北,就是苏童的香椿树街,就是莫言的高密东北乡,就是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。

可是,反过来的问题是:文学材料很重要,但只有材料却不是文学。如何从现实到艺术,如何把真实的故乡改造成心造的故乡,这才是作家的本事。作家的才华、知识体系、思想境界和情怀,决定了他的写作能够走多远。对于地域写作者来说,写好故乡那一片山水那一方风俗并不难,难的是怎样赋予这个原乡一种普遍性,获得一种超越性。福克纳和莫言虽然立足于“邮票般大小”的故土,但是他们的作品是建立在宽广、深厚的底蕴上的。他们恰当地平衡了区域性和共同性的关系,试图通过区域性的场景和人物折射出普遍真理,阐发对人性的诠释和拷问。地域文化的文学写作,不是为了关闭和

躲藏,而是为了敞开。地方性的书写,不是为了自我张扬,不是自言自语,也不是自身委屈的浅表诉说。开阔眼界,提升自身的文学理解力,让地方性文学写作具备更广阔的视野,揭示出普遍而深刻的人类命运,这才是我们的追求。

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曹文轩说过类似的话。让我引用曹文轩的话,作为本文的结语:

“一个作家站在这块土地上的时候,他的目光应该穿越这个国家的界碑,去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,思考整个人类应当思考的那些问题。”

2016年12月于三北

(作者系慈溪市文联主席、宁波市作协副主席)

目 录

CONTENTS

地方性写作的意义及其超越——《慈溪作家》总序 … 方向明 /001

舅舅大人在上	李金波 / 001
看着父亲牵羊过渭河	张 寒 / 079
梅 魂	海 如 / 106
蜗 牛	俞 妍 / 156
千疮百孔	汪燕红 / 175
局长摔了一跤	谢胡坚 / 212
恼人的“卡”	徐庆祝 / 216
比赛(外两篇)	戚子平 / 220
谁是告密者(外两篇)	裘一挥 / 231
断魂崖	叶建荣 / 238
苏秀和吴凌	莫晨霞 / 327
四十年前的一条鲢鱼	方向明 / 341
造桥纪事	陈金忠 / 345



同学会	励双杰 / 374
暗 恋	王 睿 / 382
黑猫(外一篇)	江 强 / 392
钓 鱼	杜跃清 / 399
有一种爱叫作放手	王加龙 / 403
芍 药	翁晶晶 / 413
锁	张 广 / 420
孤独的人	施双玲 / 425
戏中人	岑燮钧 / 430
我们的阿强(外三篇)	胡新孟 / 445
附:2011—2016 慈溪作家长篇小说存目	457

舅舅大人在上

/ 李金波

怎么说也不应该。我舅非官非党，不应该成为绯闻的主角。可他偏偏被绯闻所击中。最开始是有人在坎镇新闻网的论坛上转发了一篇博客文章，题目是“坎镇中医，善解人衣”。文章不长，内容却挺色情。说是夏天的一个傍晚，我舅坐堂的镇医院博爱诊所来了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女士，让名医朱大庆瞧病。我舅只简单问了几句，就把她领到后屋，让她到床上。我舅解开女人的衣服，然后开始对她望闻问切。我舅那双以开方子见长的手，像蛇一样，在女士起伏的峰谷间蠕动逡巡，最后在水草葳蕤的□□□□□□□，切得女人□□□□。

文章结尾处的那几个□用得颇具匠心。可能是为了绕过“安检”，顺利上传；也可能是故弄玄虚，刺激人往邪了想。反正十分耐人寻味。

这篇文章的点击量火箭一样往上蹿时，我舅正和杞芝堂打官司，是时下挺流行的知识产权官司，已进入庭外取证阶段，结果尚不明朗。经过讼事的人都知道，每每这个时候，各种流言和小道消息就



会像沸水中的泡泡一样,咕嘟咕嘟地往外冒。当事人大多会被烫一下,有的还会大面积灼伤。这就是舆论的力量。

本来,作为朱大庆的家人,我看到这篇不着四六的东西应该义愤填膺才对,起码应该对着屏幕问候一两声文章作者的老母。可是不瞒你说,我看后的第一反应,却是闭着眼睛像看电影一般,把我舅诊病的细节在脑中过了一遍,还一个劲往那些方块处填字。继而又用排除法进行逻辑推理,去猜文中那个女人是谁。在坎镇,与我舅经常接触的女人中,能称得上“女士”并戴眼镜的,只有一人:“无知少女”刘芸。

锁定了刘芸,我越发觉得这事不靠谱。刘芸我熟,那是国家干部,连鲜艳一点的纱巾都不戴,怎么会让人来解衣。即使我舅想利用职业之便吃人家豆腐,刘芸也不会配合,更不会一个劲儿地□□□□。

文章后面是一大堆跟帖,大多是吠影吠声。一部分人态度很暧昧:不摸索就不是初级阶段,从悬丝诊脉到“善解人衣”,坎镇中医得到了跨越式的发展。还有一部分人则旗帜鲜明:呼吁司法介入,查查他一共解了多少人衣。剩下的纯属瞎起哄:看好自己的门,管好自己的人,为了增加解衣成本,回家给老婆多穿几件衣服。当时,我以中立者的口吻跟了一帖:不会吧,那个中医三十多岁才找上媳妇,还是外地的,这方面很木讷,哪有能耐去解人衣?没想到,一首歌的工夫就有跟帖对我进行嘲讽:就不允许人家与时俱进?就不允许人家把失去的青春补回来?猫狗再温驯也有发情期,野百合也会有春天。

显然,在这些乱七八糟的跟帖中出现不同声音,只会刺激更多的帖子来谴责和嘲骂,把无中生有的绯闻当既成事实的新闻来传

播。我只好打住。我知道那些对我舅肆意编排的人,大多是不明真相的人。要想平息满屏的喧嚣,绝不能感情用事和他们打嘴仗,上策只能是不为亲者讳,把我舅和女人的故事如实讲出来,不粉饰、不加工、不沾泥带水地讲出来。是非曲直,一目了然。

你要是有心情听,我就从头说。

一

我舅的中医生涯是二十多岁才从杞芝堂开始的。那年,杞芝堂的掌柜洪伯招徒,从众多有志于悬壶济世的后生中选了我舅和镇医院的胡杨。

中医一般是世传,父一辈子一辈。半路出家的,多半是从《周易》八卦那边过渡来的,要么是有气功吐纳的底子。我舅不同,朱大庆到杞芝堂之前是镇小学的代课老师,教五年级的语文。语文老师和中医大夫并没有职业上的联系,所以当他要弃笔从医,到杞芝堂跨业发展时,老师和学生都感到突然。他要走那天,校长特意把他叫到办公室,想用行政命令来做最后挽留。校长破天荒地让我舅坐在宽大写字台的对面,平时校长找老师谈话,老师都是站着,即使中层干部也是站着听,听完就走。老师是直立动物,在三尺讲台站惯了,坐下来往往变形,我舅坐那儿就显得不够自然,跟屁股上长了疖子一样,不住地调整坐姿。校长拿出一盒中华烟,示意我舅别客气,忽然又醒悟似的说,对了,你不抽烟,好呀,为人师表,从细节做起。我舅说,以前不抽,前段时间刚学会,还有点成瘾了。校长抽出一支,点着,自顾吸起。又把中华烟往我舅面前象征性地推了一下。我舅当然不会去



拿,除非为他亲自点着,否则就是嗟来之食,有伤自尊。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学校,校长说话却一贯不那么“知识”,从不特意包装,总是赤裸裸地直接点题。校长说,中医都是童子功,你都奔三的人了,一肚子之乎者也,过去那边能有什么大作为?隔行如隔山,中医和教师中间这座山可不低,不是珠穆朗玛也是喀喇昆仑,你能攀到海拔多少?我看呀,你离开学校是教育界的一大损失,你到杞芝堂那也是医学界的一大损失。人生的十字路口充满了假象,桃李还是杏林,这是个问题。

也许是就要告别校园,我舅与校长说话的底气比往常足了许多,不再像以前那样虚与委蛇,说自己只是代课老师,再怎么干也到不了校长或教导主任的位置,读书人生不能为良相,就应该为良医。人挪活,过到那边,或许能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。校长心想,教书育人就没价值?你二十一世纪才想起去尝百草还想成为李时珍?但话到嘴边又被吞进的一口烟压了回去,觉得没必要与我舅就职业与成就展开理论,便直接提醒朱大庆,覆水难收,出去容易,想再杀回来就难,学校不是敌后区,你朱大庆也当不了还乡团。我舅去意已决,心想,不远的将来中医朱大庆一定比你这个校长风光。他紧抿双唇,郑重地点点头。那副神情很容易让人想起在易水别燕丹的荆轲。临走,我舅把那盒中华烟推回校长面前。校长忍着没露出讪笑,心里却在骂,这个德行,宏观形势都看不明白,还能看微观的病?

回到家,外公也骂他,说别人都脑袋削成尖往公办学校钻,你怎么逆流而动?我舅说人生关键时候只是一两步,一定要把握好,男怕选错行,女怕嫁错郎,选择一份自己热爱的职业对一生的发展都

至关重要。我念过私塾的外公头一次在庭训中动了粗口，说，别跟我扯淡，知子莫如父，你一撅尾巴拉几个粪蛋我还不知道？什么热爱中医，是看上了人家杞芝堂的女人。

外公说的杞芝堂的女人叫洪梅，洪伯的独生女，长得很玲珑很紧凑，脸跟拳头那么大，腰身跟杨柳那么柔。中医家的女儿又懂得保养，春夏益母草，秋冬大红枣，调理得肤如凝脂，唇似朱砂，一看就知道维生素 ABCDE 啥都不缺。这副小桥流水的模样，对一肚子唐诗宋词的我舅形成了磁场，再正常不过。

我舅并不否认，那又怎样，爱人和事业并不矛盾。别说我过去那边是学手艺，就是去扛长工也没什么可怕。想当年，唐伯虎为了秋香竟自降身价，卖身为奴，我一介代课老师又有何放不下。男人，就该对自己狠一点。

我舅发力虽然够狠，但他过到杞芝堂后，并没有像他预想的那样，和洪梅“树上的鸟儿成双对”。原因并不复杂，和他一起到杞芝堂的还有一个胡杨，一马二鞍，有了竞争。

胡杨是中医学校毕业后分到镇医院的中专生，镇医院没中医科，便安排他在药房抓药。平时总爱往杞芝堂跑，经常给杞芝堂介绍患者，让一些可治可不治的病人到杞芝堂针灸。和杞芝堂的关系因为有经济基础，发展起来很顺利，一来二去和洪梅弄出了感情。他到杞芝堂时，和洪梅的关系已是“五月的西瓜——八成熟”“东边日出西边雨，道是无晴却有晴”。显然是走在了我舅前头。

说实话，关于我舅的事，我最不愿讲的就是杞芝堂这段，为我舅感到窝囊，光经历风雨而不见彩虹。再者也俗，怎么讲也是三角关



系。说这样低级的几何问题容易让人怀疑我的境界。所以,这段我就简明扼要地说,像压缩饼干那样省去一切水分。

洪梅和胡杨的关系,就差在人前亲嘴了,长眼睛的都能看出其中的端倪。有人还推波助澜,公开夸他们是天生一对。换任何人都会有点压力,可我舅似乎没有一点危机感,整天仍然是屁颠屁颠地往杞芝堂跑,好像别人夸的是他和洪梅。外公不忍心看着儿子输在起跑线上,便提醒我舅,打麻将要能看出听,买股票要能看出势,好中医要从眼睛开始,要能看清谁领跑谁殿后。我舅抿嘴一笑,领跑未必先撞线,君不见墙角积薪,后来居上乎?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。外公虽然对我舅的这份自信充满疑惑,但还是被儿子的临事有静气所感染。想想也是,别的事讲原则讲秩序,独独感情这东西不讲道理,没有先来后到,一年的缘分可能被一天的邂逅所颠覆,这事屡见不鲜。外公不好再给我舅泼冷水,只能提醒他,追女人也要有计划和步骤,要有后续手段,打出一套漂亮的组合拳。

杞芝堂在坎镇闻名主要是源于洪家针。洪伯岐黄一生,潜心研究两样,一针一药。关于针,镇志上有记载,说是曾把眼斜嘴歪的给扎正了,把说话哇呜哇呜的半语子给扎得能唱卡拉OK了,把秃头如不毛之地的头顶扎得郁郁葱葱了。关于药,却没有这么大的名声,很少有人知道洪伯还对药石有深入研究。洪伯研究了一辈子偏方,专治妇人不孕,颇有心得,只是没实践过,属于束之高阁的理论成果。我舅入杞芝堂近一年时,洪伯想把两手绝活分别传给我舅和胡杨。一人传针,一人传药。洪伯让我舅和胡杨根据自身特点和兴趣,回家仔细想想,是学针还是学药,一个星期后答复。我舅回来征求家

人意见,我们不假思索地说,针,当然学针。至于那治生产的药,我们没听说过,不过是一系列偏方而已,照方抓药,没什么技术含量。而且,当时的情况是,咱们国家什么资源都紧缺,只有人过剩,人口增长的速度比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速度还快。当时需要的是封住女人的口子,是节流而不是开源。假使洪伯那套理论真的灵验无比,也是屠龙之技,大而无用。所以我舅应该学针,继承洪家针法,把弘扬洪家偏方的任务交给在药房待过的胡杨。我舅也有意学针,说你看胡杨那双手,像熊掌似的,怎么可能悬腕运针。再者针、药的分配,也是谁是师兄的划分,是杞芝堂第一接班人的拟定,十分牵动朱、胡两家人的心。

其实,结果没什么悬念,凭我忠实于生活的叙述态度和你对我舅的初步了解,应该意识到,最后传承洪家针的是胡杨,弘扬洪家药石理论的是朱大庆。我舅回家告诉我们结果时,我觉得十分不解,凭什么让胡杨那双握大锤的手去拈针呀?外公倒显得很平静,似乎一切都在意料之中。他问我舅,洪梅找过你了?我舅默默点点头。洪梅说我舅古文功底厚,学药方有基础。说我舅做事有恒心有钻劲,只有他才能把深不可测的洪家药发扬光大。外公说,你以为只有你认识方块字?人家胡杨可是中医科班出身,在你教孩子“床前明月光”时,人家就完成了“神农尝百草”。我舅说洪梅是为他好,洪梅说了,扎针怎么说也是力气活,是“蓝领”,研究药石方略才是高智力的科研活动。就像医院扎针的是护士,开方下医嘱的是医生,两个档次。外公说,大庆呀,你到杞芝堂我没拦住你,你学洪家的生孩子药,我也拦不住你,你有自主选择权,但是,你要弄明白,那个让你五迷三道的